

· 长篇小说

乔萨★著

上流人物

上流人物呼风唤雨背后的真实面目与深厚能量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上流人物呼风唤雨背后
的真实面目与深厚能量

上流人物

乔萨★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流人物 / 乔萨著.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22-0636-6

I. ①上… II. ①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1026号

书 名: 上流人物

作 者: 乔 萨

责 编: 张 宇

出 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 (100013)

发 行: 010-64211754 84250639

网 址: <http://www.chinamzsy.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k 710mm×1000mm

印 张: 24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22-0636-6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子/001

➡ 第一章 利用的是手里的资源，依靠的是背后的能量/007

最令人不解的是，黄晓军和他那帮“精英”居然将一栋总投资60个亿、55层高、被业内外公认的“死楼”盘活了。仅这一项，黄晓军就从开发商碗里挖走了3000多万的利润，而大难不死的开发商仅落得收回成本，还对黄晓军感激涕零。

有人说黄晓军手下那帮人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黄晓军就是魔头。然而，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卞昆，这些年尽管没有栽过太大的跟头，可早已是筋疲力尽，成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了。他和董事们总是满怀希望和梦想去开发一个个到头来令他们追悔莫及和痛不欲生的项目。当然，他们也养肥了一大批手中掌握着开发商生死大权的各色实权人物。

➡ 第二章 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办不成事的人/052

黄晓军暗暗高兴。因为他知道，尽管从上个月开始，公司已经把耿迪的工资涨到了3万，但耿迪仍不富裕，因为他除了负担自己平时的一切开支，每月还要给薛佳灵一部分零花钱。另外，据他所知，耿迪经常还有一些神秘的应酬。黄晓军曾经打算好好调查一下耿迪现在拥有的神秘背景，但他很快就明白，这样做风险太大。耿迪一旦知道他黄晓军在暗地调查自己，那后果可能会很糟。这些年，盛京城里许许多多的奇事秘闻，无不牵扯到一层又一层令人无法想象的黑色内幕。他是个商人，赚钱是他的本分。对他来说，商业利益高于一切，

至于权力场上的内幕、权力相争，最好不要直接参与，也没有必要参与。他只需要耿迪对自己和公司真诚，就足够了。

➡ 第三章 棋逢对手，双方斗成了死局/124

黄晓军到广州的第二天，就悄悄赶回了盛京，住在市郊的私人别墅。当晚，耿迪和邱建分别驾车与其会面。三个人在一起整整商谈了一夜。黄晓军没有想到，耿迪和张河林之间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故事。他从内心佩服耿迪在玩弄权术和阴谋上的高明。他发现耿迪之所以把事态控制成现在的这个局面，实际上还是在观察他黄晓军对他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邱建在电话里告诉他，迪哥似乎很在乎自己那15%的红利时，他就有所察觉。刚才耿迪一再强调，目前同张河林的交锋不宜激化，甚至可以做出表面上的让步，稳住对方咄咄逼人的进攻势态，给张河林造成一种胜利在望的假象，然后寻找机会，趁其不备搞垮对方。这里面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耿迪有了一套完全搞掉张河林的方案，采取缓兵之计的办法，在适当的时候彻底平息这场纠纷；二就是耿迪脚踏两只船，骗他回国，再借张河林的手，连人带财一举拿下。他当然相信这里只有前一种可能。

➡ 第四章 场面上过招，私底下较量/156

自从那天在别墅监听了耿迪和老邢的谈话以后，黄晓军一直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他没有想到，耿迪会把他们最核心的机密透露给老邢。他突然觉得自己成了背后有黄雀的螳螂。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犯忌的原则问题。尽管耿迪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新维多”，但这种授人以柄的做法，在他黄晓军看来既愚蠢又危险。好在他手里现在有了一张更厉害更优秀的王牌。攥着这张牌，他的地位又随之变成了黄雀身后的天敌了。老邢谨慎一世，自以为处处精明过人一筹，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把柄也已经落在了别人手里。想起那天晚上，老邢跟豆豆在一起的那一幕幕愚蠢可笑的言行举止，黄晓军忍不住乐了。

第五章 残酷厮杀之下，张河林败走出局/201

李金华将黄晓军和卞昆安置好了以后，便给耿迪打了一个电话。她当然不相信耿迪所说的这两个人是因为躲债才要住进来的说法。李金华告诉耿迪，这两个人只要不是逃犯，住多长时间都没关系。另外，她希望耿迪抽空多去看看老爷子，因为老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耿迪低估了前妻的智商和活动能力，其实关于卞昆和黄晓军的来龙去脉，李金华只用了几个电话，就查了个一清二楚。至于二人为什么要躲起来，李金华暂时还不知道，但她相信，肯定不是为了躲债。因为“新维多”的业绩和经济实力都不可能有被人追债的理由。

第六章 既要靠智慧，也要拼手段/247

无论事态如何发展，首先他都要保持自己头脑的绝对清醒，凭着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和对自己智商的自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他不再把自己视为属于哪一方的力量，或者说是谁家的看家狗，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局外人的位置上，以旁观者的眼光去观察、分析黄晓军和老邢之间这场不可避免的较量，他的胸襟就变得开阔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判断明朗了很多。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较量双方的最终目的和事态的优劣，以及各自最致命的要害……想到这里，耿迪心情竟舒畅了许多。参与不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帮谁不帮谁，帮到什么程度？这些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砝码，完全掌握在他个人的手里，换句话说，只要他的砝码投放得当，完全可以决定这场较量的胜负各归哪一方。

第七章 峰回路转，对决再升巅峰/291

唐董事长的这番话让老邢心里很不是滋味，明明是唐董事长自己的倡议，怎么变成大家的主意了呢？老邢明白，其实大部分人不愿意，也不敢把自己牵扯到这种龌龊危险的游戏中去。完全是老唐软硬兼施，逼众人就范，从而达到把大家都捆上战车的目的。大家都是权力场上左右逢源的人精，谁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况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唐董事长的“香港万业长江”根本没有资金启动这个项目，谈了好几家合作公司，都因唐董事长的固执和霸道而告吹，最后在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想出了这么个损招。可谁也没想到黄晓军竟有如此顽强的抗击能力，唐董事长所谓的“巧取豪夺”如今几乎演变成了“明火执仗”，老刑实在是不想参与这样的游戏，这跟利用“新维多”和耿迪搞垮张河林的阴谋有本质的区别。

➡ 第八章 最后的牌局，最终的结局/326

上午8点45分，在盛京通往某市方向的高速公路的98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三死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一辆车牌号为“盛B-×××××”的凯迪拉克黑色轿车追尾后，又遭到随后一辆满载建材卡车的猛烈撞击，超强力的前后挤压致使轿车车体严重变形，并造成车内的三名男子全部死亡，高速公路也因此一度关闭。

8点55分，耿迪的手机留言信息上出现了“生日快乐”四个字。耿迪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晚上宴请万行长！”这是他收到信息后冒出的一个念头。接下来，唐董事长的暴毙竟然让他突然感到失落。他简直想象不出有什么理由会让他产生如此荒谬的念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思绪几乎是一片空白，仿佛自己和这个世界同时彻底地消失了。他呆呆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愣。本想给黄晓军打个电话暗示一下，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突然觉得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考虑、需要他处理：邱建应该回盛京了。一会儿他要兑现给那帮人一大笔现金，下午他得去机场接薛佳灵和邱建的媳妇，明天还得去看黄晓军，研究出国的一些具体事情。

➡ 尾声/376

1

盛京深冬季节的夜晚，凛冽的寒风无情地横扫着大地。

“今夜帝王”夜总会的总经理办公室，两个年龄相当、气质却迥然不同的年轻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喝着啤酒。穿西装、系领带，外表斯文俊秀的叫黄晓军，是这家夜总会的老板；而一身运动休闲服，满脸胡须，看上去健壮粗野的叫黑子。桌上烟灰缸里横七竖八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桌上桌下到处是空空的易拉罐。看来，他们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

“黑子，听我的吧，走，走得越远越好！”黄晓军低声地说。

黑子摇摇头，黝黑粗糙的脸上映着凄然绝望的死光，他说：“来不及了，还是你走吧。只要他们一天没抓到我，你就是跑到月亮上去，也没人管你。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钱和存单放在老地方，你最晚后天就得把这些事全办了，现金能提多少提多少，最好一分钱也别留下。你去‘秀街’把钱全部兑成美金。晓军，你可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就来不及了。我不知道要是我栽进去了，能不能扛得住；万一我要是扛不住，全撂了，那咱们可就冤透了。晓军，我还是那句话，你比我有出息，将来肯定能成大器。我走了以后，我妈、我姐、我妹还有白姐就全靠你照顾了。”

“不，咱们还是一起走！”黄晓军固执地说，“总有办法出去的。”

“你这不是说梦话吗？要能走我早走了。我那帮弟兄没一个跑出去的。我这是今年全盛京最大的毒案，你知道不知道？你要是再腻腻歪歪跟我叫板，

别怪我跟你急！”黑子布满血丝的双眼凶光逼人地瞪着黄晓军，“你别让我临死前先拿你垫了背。我答应，你走后，我能跑就跑，但绝不会再杀人了。我发誓！这样行了吧？”

黄晓军终于点点头，说：“好吧，我三天以后离开盛京。至于去哪儿，你就甭管了。只要咱们都能活着，就有见面的那一天！”

“还有，”黑子站起来，魁梧的身体挡住了本来就很灰暗的灯光，“你听我的，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要离开，也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手下跑掉的那两个浑蛋肯定要来找你，我估计他们可能想到我会把钱交给你。”黑子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扔到黄晓军的面前，接着说，“这里面有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几个窝点，还有一批货也在他们手里，估计货还在盛京。你一离开盛京，就给市局缉毒处发封信，让警察收拾他们。这两个祸害千万要收拾掉，否则后患无穷。这个歌厅也别要了，谁愿意要谁拿去。但这事必须是在你彻底安全以后才能办。你听明白了吗？”

“好吧，我听你的！”

“另外，你把保险柜打开，我把那东西拿走，今晚就处理掉。你别这样看我，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去杀人了！”

黄晓军打开保险柜后，便站到了一边。黑子从里面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77式手枪，退出弹夹，分别放进了自己的左右两个裤兜。然后他又拿了两万元现金，塞进上衣口袋。他直起腰，看着一旁的黄晓军，眼里流露出诀别的伤感和无奈，他喃喃地说：“再见了，晓军。照顾好白姐，她是个好女人！”说完，黑子转身拿起皮衣，走到门口，稍稍停顿了片刻，没有回头，也没再说什么，便拉开门走了。

黄晓军的眼泪掉了下来。他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就那么站着——站着——站着……

2

耿迪脸色苍白地坐在受审椅上，目光呆滞地看着对面的两个预审员。这是他被拘以来的第21次提审。他没想到，从家里出来到派出所又到分局，再转到

这里会这么快。通过这几天接连不断的审讯，他渐渐明白了，原来是半个月前自己给出去的那笔15万现金惹出了大祸。这笔钱被一个正在服刑的哥们儿的父亲用来买通了两名狱警，并制造了一起轰动盛京的越狱大案。然而，那哥们儿和他父亲在归案的当天就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当初给钱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件事被弄到这里来。进来以后他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令警察感兴趣的東西。

如果按照预审员的提示，他要交代的远不止是那15万现金的内幕，还有他依靠自身强大的关系网所做的一系列违法犯罪的勾当。他很清楚，一旦自己招供，等待他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连日来，他对付预审员的唯一方法就是一问三不知——装傻。他已经想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他不开口，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受到牵连。因为他坚信警方现在并没有掌握他买通警察的直接证据。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招，就不会有人出事，就总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帮他说话。

“耿迪，我告诉你，”预审员已经失去了耐心，几乎是咆哮地叫骂起来，“比你嘴严的傻×我见多了，你别以为你不说就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进到这里面的人，没一个是冤枉的。你还指望有人站出来替你说话，寻思扛个十天半个月的就能出去，可能吗？你也不想想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要是没有证据，能把你请到这里来？你要是级别不够，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说说看，今年春节，你都到过谁家？送的什么？”

耿迪看了看预审员，眼里游过一丝疑惑。

预审员：“问你呢，听见了吗？说！”

耿迪在脑子里还真把今年春节去过的几个“人物”的家以及送去的钱物都过了一遍。这帮人现在一个个都还在台上，光彩照人，没一个出事的。于是，他心里更踏实了。

预审员：“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耿迪：“……”

预审员：“耿迪，我劝你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也知道你有点儿后台，但你要明白，这些现在对你都没有用，一点儿用也没有！否则，你现在怎么能坐在这儿呢？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就说！”

耿迪心里明白，事情是明摆着的，只要他一开口就是证据。正如预审员所说的，说出一个算一个。但是只要他不开口，就一个都不能算。

“你认识×××主任吗？”预审员的问题开始比较具体了。

耿迪闭上眼睛，干脆连看也不看他们了。

“你他妈的把眼睛睁开！”预审员大吼一声。

“您就别费那么大劲了。再说，警察怎么能骂人呢？”耿迪摇摇头，淡淡回了一句。

“你这个王八蛋，敢这么跟我说话！骂你？急了我他妈还抽你丫的！你信不信？”预审员说着站起来，疾步冲到他跟前。耿迪本能地蜷缩成一团，尽量护住身体的要害。

“算啦算啦！”另一个预审员上来阻止。

“王八蛋！我今天豁出去脱了这身警服，也要打你个半死！”

耿迪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丫有种，今天你就打死我！”

耿迪被押回牢房。同号的一个犯人讨好地递过来一杯水，问：“迪哥，你挨打了？赶明儿告丫的！”

耿迪接过水杯，冷冷一笑。他从身上掏出两张百元大票交给狱友：“去，弄两个小炒来，我他妈该吃吃、该睡睡。哼，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在这里，耿迪虽然不是“学习号”，但他的待遇和地位却在“学习号”之上。原因是他进来之前，早就有人跟里面打过招呼了。耿迪心里明白，在这里面，一定有关系网中的某一层势力在暗中保护他。再加上他的罪名是帮助重刑犯越狱，这也成了犯人们怕他的原因之一。

他现在一时还判断不出自己在这里的日子究竟还会有多久，但他知道，如果他的那些事都被抖搂出来，就像预审员说的，判他十年大刑都不冤！另外，还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预审员会对他周围的那些关系网如此感兴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下边人干的，秘书、子女、老婆，谁出面都能把事情办了。按理说，就算是想要拿谁开刀，也应该先从……思路走到这里，他算是明白了——现在就是想要拿某些人开刀了……

黄晓军从俄罗斯回国后的第二个月，就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好友，比他低两个年级的同学——邱建。两个人简短地介绍了这些年彼此的情况以后，黄晓军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邱建辞掉公职，跟他一起搞房地产策划、销售。黄晓军把一本关于国内房地产市场分析和发展战略的杂志扔到邱建的面前，说：“你在这里面的文章，还有以前发表的很多文章我都看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帮你实现你的梦想！你是我在盛京唯一看中的人才。”在黄晓军看来，得到邱建，就等于得到了一座金山。像邱建这样的人才，待在国家机关，只能整日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可惜啊！

因为事发突然，邱建并没有立刻表态。他有些犹豫，他对黄晓军的经济实力一无所知，而且他也担心新婚不久的妻子对他辞职不能理解，毕竟他目前的待遇算是政府部门的正科级待遇，单位近期还有可能为他解决住房问题。他让黄晓军给自己三天的时间考虑。

三天以后，两个人一见面，黄晓军就把一本房产证交到了邱建的手里，说：“三居的，在滨河小区，空了好几年。上面是我的名字，回头你自己去办理过户手续。装修你自己设计，不用考虑成本，只要你喜欢，你就是把房子装成总统套房都没关系！”

黄晓军告诉邱建，他回国以后，考察了很多行业，最后之所以要选择干房地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想到了邱建，而且仔细拜读了他的文章。他说，这些年来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想好的事，他绝对不做；想好的事，没有钱他绝对不做；有了钱，没有合适的人他也绝对不做。黄晓军至今还记得很多年以前，邱建曾经有过的一段誓言：有朝一日，他要在盛京的房地产行业竖起一面大旗，旗帜上写着：中国房地产泰斗！

邱建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虽然是建筑设计，但多年来，他一直在潜心钻研世界各国以及当代中国房地产业的经营和策划。尤其是通过这几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便利条件，他对国内房地产业的市场研究和分析已经达到了相当的

境界。

邱建最终同意了和黄晓军联手创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理想王国”。邱建坚信——只有他才能帮助黄晓军把这个“王国”建设成强大富有的理想世界，他也终将会把那面“泰斗”的大旗竖立起来。就这样，他把这次和黄晓军的意外重逢看成是天赐良机，也是他人生道路中最重要、最伟大的转折！

当邱建把辞职报告交给他的顶头上司——处长的时候，那位年满50岁的小老头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对喽，年轻人，这就对喽！”



第一章 利用的是手里的资源， 依靠的是背后的能量

耿迪一脸疲惫地望着餐桌对面的黄晓军。今天是自己39岁的生日。前些年过生日时，狐朋狗友欢聚豪饮、争先恐后送礼埋单的那种景象没有了，现在只剩下黄晓军。想当年他风光无限的时候，黄晓军还只是盛京一家歌厅的老板，做些偷鸡摸狗、吸毒贩毒的勾当。那时候他是黄晓军的“上帝”，一张支票压一个月，他从来都不看账单，大笔一挥——要的就是一个派头。“爷不为什么，也没别的，就是有钱。”这是一句他经常挂在嘴边、最让他舒坦和最有力面的调侃。

“来，干！”耿迪龇牙咧嘴地喝下一杯酒，自我解嘲地接着说，“我是彻底瓢了，真的，不骗你，瓢了个底儿掉。你说这他妈人啊，说穷还真就穷了。一不留神就被提溜回旧社会去了！我现在是没法儿跟你老弟比了。啧，想起来真的是很惭愧！”

黄晓军笑笑，没说什么。其实他对耿迪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早有预见，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他今天约耿迪出来给他过这个生日，除了叙旧，还有一个打算。在黄晓军眼里，耿迪曾经属于那种一时幸运发了横财但又缺德乏教、没有根基的盛京纨绔子弟，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更快。前些年，耿迪靠着高干父亲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倒批文、揽工程、跑贷款、包航运、炒地皮……着实发了不少横财。他用这些钱花天酒地、肆意挥霍，尝尽了世间美味佳肴，游遍了天下江山美景，爱够了无数娇媚艳女。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这一辈子，比上有余，比下更富裕。

然而，在耿迪身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品质，这就是他性情耿直、为人

仗义、乐善好施，强烈的虚荣心和表现欲使他养成了爱管闲事、骄狂和自大的习惯。凭着这些，前些年他也确实交了不少的朋友，大小官吏、文人雅士、三教九流、地痞流氓，乌泱泱的一大群。

有不少人曾受过耿迪的恩惠和救助，有的甚至可以说有再生之恩。在这些入当中，当然也包括他黄晓军。可这才几年，眼下的耿迪竟是如此孤独、穷酸和潦倒。一年半的牢狱生活，使这个昔日油头粉面、举止骄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几乎成了一条流浪街头的丧家之犬。恐怕这也算是一种报应——老天是公平的，起码在耿迪这种人身上老天爷没有瞎眼。

黄晓军把一包熊猫烟递给他。耿迪的眼里闪过一线光芒，忙伸手接了过去，不觉地叹道：“这烟可不便宜！”

“哟，这不是迪哥吗？”

耿迪抬眼，见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向他走来。走在前面的是卞昆，盛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很多年前彼此就有过几次生意上的来往，大家合作还算比较愉快，以后就成了朋友。

耿迪和黄晓军同时起身点头示意。大家握手。

卞昆转身对身后的两个年轻人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耿迪——迪哥！”

“迪哥好！”

“唉，好、好，你们好！”

耿迪这种从没有过的谦逊，让一旁的卞昆感到既困惑又好笑。他上下打量着耿迪，内心涌出一丝对这位昔日上流人物的同情和悲叹。他转向黄晓军，微笑道：“黄总，好久不见，听说最近干得不错呀！”

“无所谓好歹，还行吧。今天是迪哥的生日，我来陪迪哥喝几杯。怎么样，一块儿坐坐？”

黄晓军的话音刚落，卞昆猛一拍自己的脑门：“可不是吗？换，换一单间，换一单间。”卞昆转身对两个年轻人吩咐，“你们去叫管事的安排一个包间。”

“我说算了吧。”耿迪连忙摆手，“干吗呀，哥们儿，又不是外人，何必呢？大家一块儿随便坐坐算了……”

“靠，迪哥，这可不是您的风格。今天算我请客。走！”卞昆上前拉住耿

迪，又回头冲黄晓军道，“黄总，走啊，一起吧！”

这是一顿豪华奢侈的饭局。随卞昆来的两个年轻人酒足饭饱后已早早离去。

“迪哥，”卞昆醉眼朦胧，吸一口烟，说道，“其实这帮哥们儿谁都知道，你是挺冤的。要不是多管闲事儿，哪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用我媳妇儿的话讲，‘一个人做坏事儿的时候，先要想想自己的下场；可做好事儿之前，就更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下场。’你看，这话够有哲理的吧。”

“我也同意这话。”黄晓军接茬儿，“就说你迪哥吧，帮过的人不少吧，有什么用呀，今天你落到这个地步，谁帮你呀？别说帮你，连面你也见不着。不是我黄晓军说话混账，要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就打几个电话，说想跟他们借几个钱花花。我保证，你一分钱也借不来。知道为什么吗？”

耿迪只能报以苦笑。他摇摇头，没说话。但他心里不服，他不信过去的那么多朋友就没几个好人。如果真到了要靠借钱度日的境地，他是能借到的，而且还能找出一万个有借不还的理由。但他不会，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倒不是因为他不缺钱，实际上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的地步了。

看着眼前两个昔日对他毕恭毕敬的家伙，如今也摆出一副知天知命的架势，随意数落自己，耿迪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和虚弱。他突然觉得自己其实特傻、智商特低。他何曾想到过自己也会落到今天这么一个下场，更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么一件破事儿，在一夜之间，他那辉煌的帝国就被轻而易举地击垮打碎，成了一片废墟。厄运的突然降临像一场经久不退的狂风暴雨，直到彻底泯灭了他心灵深处最后一丝残存的幻想，冲垮了他那弱不禁风的神经。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切其实是必然的，因为他的愚蠢和狂妄，也因为他的虚荣和浅薄。生活——这位无情而又伟大的法官给了他一顿狠狠的鞭笞。服刑期间，老婆跟他办了离婚手续，老爷子又死于心脏病——得知老爷子去世的消息，他除了有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悲伤外，更多的是替老头儿惋惜。也许老头儿到死也没弄明白，他这个当儿子的是怎样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干了那么多令人心惊肉跳的勾当。耿迪心里明白，这些年，他所干的一切，何止是没收一切非法所得、蹲上一年半大狱所能了结的？

“迪哥，想什么呢？”黄晓军一边说着，一边从手包中拿出一部诺基亚8810

的手机和配件、磁卡，“您的生日，没什么好送的，这算是生日礼物吧。”

耿迪一愣，他没想到黄晓军会送他这么一个礼物。上个月出狱后，他就一直想买一部手机，可是他发现自己已是一贫如洗了。前妻带走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物品，钻戒、项链，甚至连他的劳力士手表……总之，除了被警察没收的，前妻都带走了，只给他留下了一套空空如也的房子。他出狱后的第二天，前妻托人给他捎来2万元现金和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耿迪：

你好！

现托人给你带去2万元现金，希望你能收下。我现在生活很好，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力帮助你。

你我夫妻一场，我自问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爱也好、恨也好、无所谓也好，也许只有我最明白。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的婚姻是一场莫名其妙的误会……现在我想起来，你的话非常有道理。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缺乏一个妻子对丈夫应有的责任。说真的，我特后悔当初和你结婚（尽管是我哭着喊着要你娶我）。也许是我耽误了你……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你父亲去世的当天，我正好在外地。他的后事是由机关处理的，我只是代表子女参加了遗体告别。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老人的骨灰安放在了高干公墓。听医护人员讲，他临死前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我很内疚。老人生前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女儿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你更像是他的孩子！

老人留下了几万元的存款，但他在遗嘱上已经注明是留给我的。我把这笔钱存在银行了。如果你现在实在有困难，我可以考虑把这笔钱再转送给你。

另外，孙伯伯一直很关心你，他让我转告你，希望你能抽空去看看他。

祝好运！

前妻李金华

想到这里，耿迪伸手接过手机，装上电池和磁卡，马上拨了一个电话。

“金华吗？……是我，不好意思，打搅了……你托人给我带的东西我收到